

母亲的另类艺术

董本良

母亲是农民且不识字,她当然不懂艺术,可她的生活里充满了艺术。

1960年代,物资短缺,母亲把老大的旧棉衣给老三穿,老二的给老四,间隔的时间让衣服和身体正合适,衣虽旧但整洁;破布烂衫也有妙用,洗了用浆糊裱成布壳曝干,再用麻线把裁剪的布壳纳底做鞋,夜深倦极,头昏沉沉的,针扎了手,吮吸下又继续做活,买鞋太奢侈,母亲舍不得,但我们兄妹五人因母亲的好手艺从没赤过脚。鞋做好,后跟麻线连着一溜挂在竹竿上,从大到小依次排列,黑壳白边,鞋里插着楦头,饱满秀气,我忍不住伸手去摸,母亲呵斥一声,她要等大年初一才分发给们。我们穿着簇新的鞋到打谷场玩耍,邻舍的奶奶婶婶看见了就啧啧称赞,母亲就是要远远听到这个啧啧的声音。

历史课上,有一张出土的编钟照片,我忍不住喊,鞋,鞋子,我母亲做的鞋!教室里笑翻了天。下课后,老师扶了扶瓶底一样的眼镜,厉声问,编钟怎么是鞋?我说,我母亲做的鞋也这样挂着,也这样按大小排列。我拾起一截粉笔头,在地上画出大致形状,老师很惊讶地说,你的眼光很艺术!他把我母亲对鞋的陈列当作艺术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听说“艺术”,当然不懂,几十年过去了,我还是没懂多少艺术的皮毛。

大集体时,生产队按工分分配粮食,我们家劳力弱,工分少,粮食就少,基本口粮只够半年,吃不能按照穿的方法节省,因此找吃食就成了萦绕母亲心头的大事。

到山冲里开荒是个办法。春暖晴天,我们挥动锄头镰刀一起上阵,砍掉山坡上的青禾藤蔓,散堆起来,半干时烧了,隔几日,撒下玉米或芝麻种子,风调雨顺的秋后,总能带回几箩筐玉米棒子,放下扁担时,大人脸上笑意粲然,我们孩子却发愁,玉米饼粗糙得难以咽下,爷爷却经常启发式地把硬实的炒“玉米爆”当午饭,咀嚼使满屋发出咯噎咯噎声响。这声音让我想起“响筒”:那是两端都有竹节、直径十来公分、二尺来长的圆竹筒,一端剖开,一端挖去四分之三,留下对称的部分,握住,可上下拍打,声音宏大,母亲经常拎着,在种了玉米的山冲,很响地拍打,意在驱兽。母亲拍拍打打,或缓或急,声音里有阴晴圆缺;或高或低,似能听到溪水潺潺;打着打着,有时就打成了山歌的调子……

种红薯替代口粮是母亲想的另一个办法。我家人均有两分自留地,母亲都用来插红薯。先把地做成一垄一垄的土坝子,锄头勾出一排大小均匀的坑,点上土杂灰,待一场透雨后,穿蓑衣戴斗笠抢插红薯秧子。种红薯也是苦人的差事,拔几回草,浇三遍粪水,薯藤铺满地的时候,还要翻一遍薯藤。下霜时,我们家就能收三四千斤红薯,窖藏一部分,余下的或煮或蒸,雨天窝在家,红薯在肚里作气,“噗噗”响屁不绝,母亲咧嘴笑,说“莫暗里敲小鼓,来明打五开锣!”话毕,母亲又将一堆玉米棒子倒在厅堂,把火钳坐在臀下,玉米棒插进火钳前端,一掰一大行,三两下就掰完一支玉米棒。于是,“噗噗”声音被剥玉米的咯吱咯吱声掩盖,屋外下雨,屋内劳作,嘈嘈切切一片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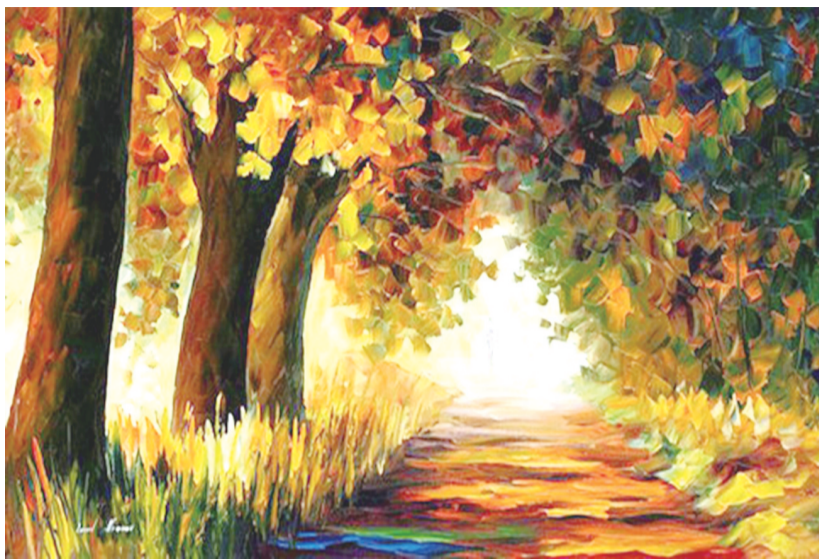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现在,我们仍觉得“响筒”和“剥玉米”的声音是平凡世界里最好听的声音,母亲似乎就是无师自通的乐手。

地里歉收的时候,母亲会满世界找远亲旧朋,打听他们的收成,能借就借,不行就找亲戚要来红薯洗粉后的渣,薯渣晒干,磨成粉做粑,薯渣粑里也可以装咸菜,黑乎乎的总算能填肚子,爷爷说比解放前吃的榆树皮味道好多了。

有一年,母亲无意间得知江西的药店里收葛根,便谎称娘家有事不上工,去了大山上,挖了好几担葛根,直到晚上才挑回来。葛根要切成片晒干才能卖,这就瞒不住了,一时间村里有支队伍早晚穿越梅岭,去二十公里外的江西彭泽县浩山乡卖葛根片。不算投机倒把,也不挨批遭斗,因大家跟风挖掘,以致一担九块的葛根降到了三块,这也不错,生产队出一个工只能分到五毛钱,母亲为此兴高采烈了好几天。那时粮食平价九块六,母亲用葛根几乎换得了一年的粮食,心里自然快活,晚间甚至还配合着父亲磕磕绊绊的二胡唱起了小调。

1980年代,大包干在小岗村发脉,发起人有足够的的生活艺术和生存智慧,包干后,既上交了公粮又解决了自己的温饱。自那时起农村吃食够了,母亲却依旧节俭如初,除非是坏了的食物,否则不轻易扔掉,残汤剩饭也吃得津津有味。她总说得记着饥饿的日子,习以为常中她的血糖却高了,要自己在肚皮上打胰岛素,她又自嘲说,真没想到,老了还要学习打针的艺术。

母亲哪里不懂艺术,勤俭、乐观分明就是她最高级的行为艺术。



长夏事事幽

韩慧彬

父亲的睡眠很浅,天刚蒙蒙亮,他就翻身起床了。

他习惯性地去打量正熟睡的两个孙子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又悄悄地将被子向上扯了扯。两个孩子各自吧咂两下嘴,分不清是应允还是表现出被打扰的不满,扭过头,继续着各自的美梦。

自从孩子上了学,父亲就开始负责接送,风来雨去,从无怨言,孩子的作息时间表被他背得滚瓜烂熟,如同他熟知的节令一样准确。好久没下雨了,是的,河里的鱼也躲起来,没有雨前的躁动,很难钓上来,这是父亲垂钓积累下来的经验。江南多水,河汊密织,若能在日出之前钓到几条一指长的野生鲫鱼,也算是大有收获了。

野钓空手而归的父亲没有表现出一点沮丧,他用熟鸡蛋去诱惑孩子起床,两个孩子也为了能有挑肥拣瘦的机会而比拼洗漱速度。桌前坐定,父亲告诉孩子,今天的熟鸡蛋与平日的不一样,有咸有淡,吃一枚鸡蛋相当于吃一只鸡。立夏吃蛋,热天不疰,消除疲乏,促进食欲,孩子对父亲说的话一知半解,眨巴着眼睛,似懂非懂地点头微笑。吃完蛋,孩子缠着父亲把立夏拿出来看看长什么模样。

父亲只好带着孩子走进田间。田埂上,芥菜的茎已经粗壮得足以高举起花盆;麦田里,麦浪翻滚,从新绿变成墨绿,等待着灌浆抽穗。五月的风吹来,吹来树叶奇异的香,也将蒲公英的种子吹向远方;槐树缀满米白的小花,蔷薇爬满了墙,油菜接近成熟,王瓜的藤蔓绵长,鲜活于油菜地里,叶片毛茸茸的,长满小刺,开着两朵黄花。父亲告诉孩子,王瓜在城里是不多见的,长出来就像小号的甜瓜,吃起来口感不佳,但是乌鸦很喜欢,所以才叫它老鸦瓜,用不了多久,就可以摘下来给你们拿去玩了。

气温明显升高,人们换上单衣,内心热烈而膨胀。不如索性学李渔之“闭藏”,夏不谒客,不设头巾,不穿衣鞋,或裸于乱荷之中,或仰卧在长松之下,自在逍遥。父亲要做的事总是和他的孙子相关,为避免他的孙子被日渐毒辣的太阳灼晒,把买来的斗

篷扎好,并固定在接送孩子的电瓶车上,在后备箱里备好雨衣。在他看来,未雨绸缪总是好的。夏天宽纵万物,放任其生长,狂妄而不顾一切,而立夏是夏天真正的开始,能不做准备吗?

吃罢立夏午饭,父亲给孩子称体重,只见父亲拿出闲置于墙角的杆秤,悬吊在横斜的粗壮树枝上,称钩上悬着大竹箩头,孩子轮流坐进去,父亲一面由里向外拨称花,一面说着“称花一打二十三,小官人长大出山。七品县官勿犯难,三公九卿也好攀”。说完,便把孩子的体重记到发黄的脱了封面的笔记本上,说是便于来年比较。说起这立夏称重的来历,父亲滔滔不绝,孟获被诸葛亮收服之后,对诸葛亮言听计从,诸葛亮临终嘱托孟获每年来看望蜀主一次。诸葛亮嘱托之日,正好立夏,每年的这一天,孟获都依诺来拜望。后来,刘禅投降,孟获每年立夏都要带兵去洛阳看望刘禅,每次去都要称刘禅的重量,以验证是否被晋武帝亏待,并扬言如果亏待刘禅,就要起兵反晋,司马炎自然不敢欺侮他,日子过得清静安乐,福寿双全。或许,父亲也是在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祈求上苍,给他的家人带来好运吧!

昼伏夜出的蜈蚣也从立夏的傍晚开始繁忙起来了,鸣声急促而又略显浑厚,感觉敏锐,一旦有响动,鸣声就会戛然而止,一定要它们觉得安全了才开唱。父亲告诉孩子,狡兔三窟,蜈蚣同样很精,会在地下挖出多条地道,沿着不同的方向往周边延伸。父亲蹲下身子仔细看,生活在潮湿阴暗环境中的除了蜈蚣,还有蚯蚓,立夏气温突然升高,蚯蚓也不耐烦了,出来凑热闹,在墙边晒不到太阳的地方隆起一堆堆的洞泥。其实,蚯蚓是名贵的药材,细胞里含有大量的蛋白质,能治疗很多病症。父亲自然知道蚯蚓是万能鱼饵,在野生水域垂钓,蚯蚓效果很好,主钓鲫鱼、鲢鱼。父亲正等着这一天呢,可以随性去垂钓而不用担心饵料的来源。

立夏后,父亲又坐上生活的马车。一家人和和美地点亮日子,并且平平安安地将之燃烧得红红火火,一直是他心头的头等大事呢!

